



投稿邮箱：sxzxs2023@sina.com
责任编辑 | 胡泰然 校对 | 卢路

演杂技的狗

■ 魏咏柏（湖南）

鼓点落下来，三声，一声比一声重。杂技狗从幕布后面蹿出来，前爪踩住红皮球，身体微微后仰，像一根绷紧的弓弦。

聚光灯追着它跑。主人手里的鞭子往地上一抽，“啪”地一声，杂技狗便蹬着球滚过半圈。球是旧的，表皮裂了几道口子，胶布贴着，但它踩得稳，四只爪子轮流挪动，一颗球，转成了一圈流畅的圆。

观众席上有人鼓掌。稀疏的，礼节性的。

鞭子再响，杂技狗从球上跳下来，冲向一排火圈。四个圈，排成直线，间距不到一步。它跳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第四个。钻出最后一个圈的瞬间，它顺势一个前滚翻，站起身时，前爪已经合拢，朝着观众席一拜。

杂技狗的舌头从嘴角耷拉出来，喘了一拍。

主人弯腰，掰开它的嘴，塞了块零食进去。它没嚼，

直接咽了。

然后它又立了起来，开始转圈。爪下是粗粝的水泥地，它的身体晃了一下，随即稳住。转。一圈，两圈，三圈，越转越快，尾巴绷成一条线，耳朵贴在脑门上。聚光灯追着它，它的影子在地面上旋成一只飞转的黑色风车。音乐急，鼓点密。第十圈骤停，它钉在原地，身躯稳如磐石。短暂的眩晕后，它机械地举起前爪，朝黑暗的观众席再次合拢。

鞭子没停。它翻身倒立，前爪撑住水泥地，后腿直直蹬向空中，似一根倒插的木桩。肌肉在肩胛骨下面绷出两条棱，腹部的毛被风吹开，露出浅灰色的皮。杂技狗走了几步。每一步前爪都抬得很高，再落下去，指节敲在地面上，发出闷响。第七步落定，它身体一翻，又站回来。

六个圈被固定成一行，形成一段狭长的通道。它埋下头，从第一个钻进去，身体像一条游鱼，在圈环中快

速穿行，最终从第六个圈里钻了出来。过去之后它没停，又回头，沿着那条幽暗的通道反向再钻了一趟。

它喘着粗气，舌头耷拉出来了。主人弯腰掰开它的嘴，塞了块零食进去。它嚼了一口，咽了，眼睛盯着鞭子。

掌声稀了，灯也暗了。杂技狗走到场边，趴下去，前爪伸出去，下巴搁在爪子上。舌头从嘴角垂下来，贴在地上，面前湿了一小片。它喘声很粗，带着哨音。它喘了很久，肚子一吸一鼓，一鼓一吸。水碗在脚边，它用前爪扒拉了一下，碗没动，又扒拉一下，碗沿磕在地上，咣当一声。它低头去喝，舌头卷起来，一下一下舀水，水从嘴角淌出来，滴在地上，积了一小洼。

主人蹲在一旁，从腰包里掏出一沓钱，五块十块，皱巴巴的，用橡皮筋扎着。他松开皮筋，把钱铺在膝盖上，一张一张捋平，又一张一张叠起来，按面额分好。

他大拇指蘸了一下嘴唇，捻开粘在一起的两张十块。狗喝完了水，抬起头，看了主人一眼。他没抬头，还在数。它把头转开了。

杂技狗的耳朵竖了一下。它抬起头，朝入口方向望过去。一个女人抱着一条狗走进来，站在门边光线暗处。狗跟它长得很像——同样匀称的体型，同样黑色的短毛，同样尖竖的耳朵。女人一只手托着它的屁股，另一只手轻轻挠着它的耳根。它半眯着眼，头歪向女人的肩膀，尾巴尖懒懒地垂着，偶尔扫一下。

杂技狗的前爪从下巴下面抽出来，撑在地上，脖子伸直了，耳朵朝前立着。它的目光定在那里，没有动。女人抱着狗往旁边移了两步，杂技狗的头跟着转了两寸，眼睛一眨不眨。

那只狗睁开眼，往这边看了一眼。只是一眼，很快又闭上了，脑袋往女人臂弯里埋了埋。女人转身，抱着

它走了出去。杂技狗的目光追着那个方向，耳朵慢慢垂下来。

主人还在数钱，膝盖上摊着一堆零票，大拇指蘸一下嘴唇，翻一张。风吹过来，一张五块的飘到地上，他弯腰去捡。狗没有看他。它还望着入口。那里空了。门框里只有一片灰白的光。

主人把钱塞进腰包，拍了拍裤腿上的灰。他站起来，朝杂技狗踢了一下。

杂技狗站起来。前爪撑了一下地，后腿跟进，关节咔响了一声。它跟着主人往后台走。走到幕布边，它停住了。回过头，往入口方向又望了一眼。门框里空荡荡的。灰白的天光铺了一地，冰冷的水泥地上，什么影子也没有。那根被挠动的耳根、那只半眯的眼睛、那条懒懒扫着的尾巴，都不在了。

它的耳朵垂下来，贴在脑袋两侧，像两片晒蔫的叶子。然后它转身，迈过幕布，消失了。

不落的梧桐叶

■ 徐玉虎（陕西）

华灯初放。华龙放下扫帚，坐在路边清洁工具箱上。立冬已过，飏飏寒气直往身上钻。华龙摸出一根烟吸着，一明一暗的烟火，好像能给他带来些许温暖。

面前不时走过三三两两散步的人。华龙想起了孙女。孙女是四年前上一年级，来到城里的。儿子儿媳去南方打工，他成了陪读爷爷。孙女上一、二年级，华龙是专职陪读；上三年级，他在出租屋对面的马路上做清洁工。

华龙上班地方离出租屋一百多米。孙女下午放学，从他手里接过钥匙，华龙轻抚下她的头，叮咛道，回去把饭一热，抓紧做作业。有时，他会趁空闲，回去一下，看看孙女吃饭和作业情况。

华龙上班，最怕黑脸爷路长。去年有一次，路长骑着电动车检查，他正好回去看孙女，被硬生生罚了 50 块。50 块呀，等于白干了一天，他心疼了好几天。不过，他也有对付路长的弯弯心思，

每次回去前，都借路长刚检查过的时候。

华龙看了看手机，马上七点，离下班还有两小时。黑脸路长下午告诉他，上面抽查卫生，其他都打扫得很好，这几天主要把随时落下的梧桐叶捡拾干净就行。华龙想到此，抬起屁股，拿起簸箕，又沿着路边，一片一片捡拾起来。这时，黑脸路长又到了他身边说，前面还有，尽快过去捡净。今年你责任心很强，争取当个先进。华龙没说话，咧嘴一笑。

华龙把落叶倒进袋子，不放心孙女，便疾步走向出租屋。见孙女正在做作业，他问了句吃好了吗？孙女点点头。他叮咛道，做完作业，累了早点睡吧，别画画了。他知道孙女喜欢画画，临睡前，偶尔会画一张画。走时，华龙抚下孙女的头，匆匆走向马路。

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温。华龙最怕降温，一降温，寒风扫落叶，一天有干不完的

活。

第二天早晨，寒风凛冽。梧桐树下果然铺满了一层厚厚的落叶。他拿起扫帚，把落叶扫成一堆一堆，然后从工具箱取出袋子，把落叶装进去，靠在路边冬青旁。

爷爷！华龙正在干活，听见孙女的声音。他才想起今天是周六。快回去吧！华龙从口袋里掏出零钱说，你去买点早点，拿回去吃，天冷的。

孙女一把夺过爷爷手里的袋子，张开袋口，说，我帮你。华龙见拗不过孙女，便抱起落叶，往袋口装着。不一会儿，靠在冬青旁的袋子，变成了一条胖胖的长龙。

西北风还在叫着，发出呜呜的声响。爷俩终于装完了落叶。华龙伸伸腰，看着孙女冻得发红的脸说，快买点早点，回去吧。孙女顺从地接过钱，走向一边的小巷。

华龙把落叶倒进垃圾车，整理好袋子，刚要摸出一根烟点着，黑脸路长又到了他

身边叮咛道，你把地上落的叶子再扫一遍，不然，领导见了，你先进就没了。华龙把刚掏出的烟，放进烟盒，拿起扫帚，又扫了起来。

好容易扫完，装好，华龙不放心孙女，急忙向出租屋走去。推开门，华龙发现孙女买的饼没吃。问，你咋没吃呀？孙女说，我不想吃。华龙感到异样，把手放到她额上一摸，感觉有些发热，忙取出体温表，塞到孙女腋下。华龙发现孙女有点发烧，说，哎，你感冒了。取出一袋感冒灵冲剂，看着她喝下，叮咛完，又匆匆离开。

华龙提着袋子捡拾着脚下的落叶，心里却牵挂着孙女。他知道，病中的孙女需要他照顾，需要他陪伴。他顺着自己的路段，捡拾了一遍。谁知，零星的枯叶像是和他作对，又落到他面前，仿佛发出“砰——砰——”的声响，敲击着他的心。华龙不由想起前几次孙女感冒的情景。那几次梧桐叶没

落，他坐在路边没事，便一会儿回去，给孙女倒杯水，叮咛她要多喝水；一会儿回去，抚着孙女的头安慰安慰她……

又是一阵寒风吹过，零星的枯叶像罪恶的精灵，在空中打个旋，又落到他的面前。华龙想：假如梧桐叶永远不落该多好啊！这会儿，他就能回家看一眼孙女。可是，他不能回去。华龙的心里有一种负罪感。

午饭时，按规定可以短暂回家。华龙一进门，看到孙女正在熬稀饭。他摸了下她的额，感觉不太热，这才洗罢手，洗菜切菜。

吃完饭后，华龙走到孙女的书桌前，看到她画了一幅画：画面上是一棵硕大的梧桐树，茂盛，翠绿。题目是：不落的梧桐叶。华龙心里一酸，紧紧地抱着孙女，眼眶湿漉漉的。



一滴茅台，映照师者苦寒
一篇美文，催生教育春天

“一滴茅台”纪念酱酒
一脉相承酒|酱香型白酒

招商热线：186 8487 4930/139 0749 3615